晉綏日報

第一九一七號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社址：興縣西山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五百元

黃龍分區我軍大捷

殲滅冒險進犯敵九千人

我軍乘勝收復郃陽、澄城、栒邑三城

（新華社西北十六日電）西北人民解放軍於黃龍分區南綫經八日至十日三日戰鬥，在澄城西北馮原鎮、王莊鎮之間，一舉將冒險進犯之敵整三十六師大部殲滅。計殲滅整三十六師師部，一六五旅旅部及所屬四九三、四九四兩個整團，二十八旅之八十二團全部及八十三、八十四兩團各一部，整一二三旅大部，共斃傷俘其九千餘人。我軍繼即乘勝於十日收復郃陽、澄城兩縣城，並向南追擊狼狽潰逃之敵整三十八師、整十七師，斃傷俘其一部。同時竄犯我關中分區的胡匪暫二旅、新九旅等部，在我軍勝利震撼下，亦倉惶回竄；解放軍地方兵團當於十日收復栒邑縣城及所屬的張洪、職田等村鎮。按胡匪整一師、整三十六師、整十七師及整三十八師等四個師兵力，自上月三十日起，由同官至郃陽擺成一字長蛇陣，龜步向前，分路北犯。東路敵三十八師於上月三十一日起，由郃陽出犯。中路敵三十六師由澄城出犯，於上月三十日侵佔馮原鎮後，即大肆修築工事，圖以深溝高壘來防禦我軍的攻擊。西路同官敵整一師四日自苦泉北犯，在八里店遭我軍有力部隊反擊，即狼狽潰退。

（新華社西北十六日電）西北解放軍前線司令部頃公佈澄城西北大捷初步戰果如下：俘敵三十六師少將參謀長張先覺以下六千零四十八名，斃傷敵少將副師長朱俠（斃）、二十八旅旅長李規一（傷）以下三千餘人。繳獲步馬槍二千二百三十六支，司登式一百零九支，輕機槍二百九十二挺，重機槍六十七挺，六零砲五十一門，迫擊砲廿八門，山砲兩門，化學砲三門，子彈四十五萬餘發，戰馬二百六十四匹，騾、驢四百五十頭，電台十一部，報話機四部，電話總機六部，其他軍用品甚多。詳細戰果正清查中。

（編者按：在澄城西北地又大部被殲的敵整卅六師師長鍾松，與整一師、整九十師號稱胡匪三大主力。去年八月，該師於陝北米脂沙家店首次被殲，當時該師二十八旅因困守榆林，得免被殲。後該師又強徵壯丁，補充拼湊，勉強恢復，但又在晉南和豫西地區連遭打擊。至今為時不過一年，即又再次被殲；而去年僥倖脫逃並被胡匪經常用飛機運來運去的第二十八旅，也在這次戰鬥中遭受殲滅性打擊。胡匪在一年來的作戰中，不僅損失了整一師、整三十六師、整九十師等三大主力部隊，而且從三十六師的再度被殲，也證明他補充得快，但被殲得也快。）

太岳及我九分區地武

清剿流竄靈石閻匪

（本報訊）軍息：流竄於靈石一帶之閻匪馮宜川殘部共千餘人，經太岳區及我九分區地武連續打擊後，現已大部潰散。該匪於七月二十八日在靈石嶺則遭我平介、靈石地方武裝痛擊，斃俘八十餘人後，內部益加動搖，到本月三日七天中，即有四十餘人攜械向我民主政府投誠。餘匪則分為小股流竄。本月九、十兩日，太岳一分區地武在靈石西北之平泉、軍管功地區，將馮匪宜川殘部二百餘人全部擊潰，俘匪五十餘人，繳步槍三十餘枝，輕機槍二挺，輕砲十門。餘匪百餘人於十一日拂曉竄至秦王嶺（靈石西南），復遭我九分區地武伏擊，俘匪參謀長鄭玉潤以下五十七名，繳步槍四十餘枝，輕機槍、輕砲各一。另一股匪百餘人由閻靈石代縣長武耀英率領，流竄於西坡（靈石西）地區，九日被我九分區地武擊潰後，殘潰散於楊家山（靈石西南）地區化裝隱蔽，經我爭取瓦解，向我投誠。我軍又在搜山中擒獲匪五十餘人，繳步槍三十四枝，輕機槍三挺，輕砲六門，迷槍一枝，電話機一部。

神木二區鄉長王仲科

抗擊蔣匪掩護羣眾

縣府通令嘉獎號召新區幹部學習

（神木訊）縣府通令嘉獎二區鄉長王仲科同志。七月十四日，蔣匪張世華部騎兵八十餘竄我二區萬家溝僉娑，王仲科同志即率民兵三人帶步槍一支，憑藉有利地形，阻擊蔣匪達兩小時許，掩護村裏羣眾牲畜安全轉移。縣府除給王仲科同志以物質獎勵外，並通令各區鄉，號召新區鄉長向他學習。（賀長光）

涼城新堂傳匪大批逃亡

（新華社綏蒙訊）駐涼城新堂傳匪保安第三團一營二連下士副班長宋虎和士兵倘誼、郭四娃等三人，於八月一日夜，攜帶步槍三支及其他彈藥等向我軍投誠。據宋虎談稱：新堂傳匪士兵，因生活困苦，吃不飽飯，又懼怕被我軍圍殲，士氣消沉，發生大批逃亡。該團一營一連，今年六月間編除時，有八十二人，到七月間，就跑的只剩下三十八人；二連原有一百二十五人，單只七月份就跑了十二人。該團二營在六月間有九十來人，現在已跑的只剩下四十來人。（路一）

河二區礦工代表會決定

堅決禁止硫磺裏摻假

克服摻假現象後銷路逐漸恢復

（河曲訊）二區礦工代表會，訂出勞動紀律，改正了硫磺摻假的毛病以後，硫磺生產又快恢復到春季水平了。今年硫磺銷路很好，價錢高漲，有些人就在硫磺裏摻假，這件事被河偏工商局發現，同時運送到代縣轉賣銷的硫磺也被發現有假，退回來。以後工商局即停止收硫磺，運送的人也停止運，燒磺工人得不到利，煤瓷各窯工人也受到影響。全區由於摻假，產量比春季減少一半。一些未摻假的人，紛紛反映：「壞人把好人害了，把吃水的路也掏斷了」。領導上根據工人要求，即召開礦工代表會議，研究禁止摻假辦法，決定：一、各代表回村，給工人說清摻假的害處，教育工人：不要摻假；二、以後發現摻假的人要受到處分；三、發動工人互相監督、巡視，收誰的硫磺，號上誰的名字，便利稽查摻假的人。自這次會議後，摻假的現象已經克服。（賈英成）

血債必須償還！

清河傳匪李麟兆等

放火燒死羣眾十八人

（新華社綏蒙訊）清河傳匪副縣長李麟兆放火燒死無辜羣眾十八名。八月二日，李匪麟兆，潘匪占標帶領傳匪二百餘名，竄我五區五里坡、七墩溝、上下山道溝一帶刁搶。當敵進到五里坡時，該村羣眾已全部轉移。敵撲空後，乃假裝回竄。待村裏人慢慢返家，傳匪又急轉回來將村子包圍。除少數青壯年逃出外，其餘老弱婦女，全被傳匪趕入一窰洞內，放火燒死。被難羣眾計有樊希元等男女老小十八人。羣眾對傳匪此種萬惡暴行，極為痛恨，我清河幹部除接受此次嚴重的經驗教訓，加強對敵鬥爭外，並擬對被難羣眾進行撫卹。（劍秋）

三分區組慰勞團

赴晉中前綫勞軍

（三分區訊）晉中大捷後，三分區各界組成慰勞團，由劉大臣、霍副縣長、楊化等三同志率領，於本月十二日從離石起程，到晉中前綫慰勞人民解放軍。此次三分區勞軍運動極為熱烈，在短短一週內，臨縣慰勞本幣一萬萬元，離石八千萬元，中陽二千二百萬元，方山款物共折三千餘萬元（已慰勞五野戰醫院傷員），分區司令部一千萬元，地委專署一千萬元，工商分局一千萬元，共二萬三千二百萬元。慰問團除將此大批捐款，買毛巾六千六百條，肥皂五百餘，紙烟四十條，製錦旗十二面外，並另帶本幣三千餘萬元及三分區各界給前方將士的慰問信一部。（陳國恩）

崞縣各界慰勞前方將士

（崞縣訊）晉中大捷及解放忻縣等勝利消息傳到此間後，縣級各機關幹部及各區村羣眾紛紛捐款慰勞前方將士。中共崞縣縣委會、縣政府、縣公安局及城關區商會、羣眾，共慰勞本幣三百三十萬元；四五區羣眾慰勞本幣五十二萬，本幣二十二萬餘元。八區中庄滿村羣眾寫了七封慰問信，捐出本幣九十一萬二千元，買成水菓，送到區上，轉交前方將士。其他各區亦紛紛慰勞。本月十日縣府科員劉建業、城關區主席薛立嶺、四區副主席王成龍等同志攜帶慰問信及縣級機關和二、四、五、六、城等五個區的慰勞品起赴前方慰勞。（耀嵐）

平魯參戰民兵

李同寬馮有道立功受獎

（新華社綏蒙訊）平魯參戰隊評功會上，縣級領導上給民兵李同寬、馮有道二人各記大功兩次，並獎予李同寬步槍一支、馮有道步槍一支。李同寬對工作負責踏實，帶領擔架轉運傷員，從來沒有耽誤過，這次上前線參戰，在火線上搶救下八個傷員。馮有道也奮不顧身的從火線上搶救下七個傷員。（王占山）

神池大磨溝

戰勝嚴重災荒的經過

工作員楊林同志發動代表大膽工作　代表們分工負責積極領導群衆生產

（神池訊）一區大磨溝是全區災荒最嚴重的村子，今春全行政村除圪垯子村災情較輕一些外，其他各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家沒吃的，編山貨零副業生產因受災荒的影響沒有銷路，跑巡綏的人，因牲口死亡、出賣，也大大減少了，很多羣衆因吃糠吃菜，餓得頭暈叫暈，情緒非常不安。同時，各村代表多因受去冬土改和整黨中左偏影響，互相推諉，不敢大膽工作。到該村工作的楊林同志（一專署派來的幹部），通過各種具體事例進行教育，打通代表思想，使他們積極領導起生產救災，爭取到沒有餓死一個人，差不多保持了去年的耕地。當春天楊林同志到該村發動生產救災工作時，了解到代表們不敢大膽工作，是因爲去年審幹中，有些地方是非分寸不分，將有些個人報復的意見，當時工作團也未糾正，代表們因此怕搞錯工作，將來個人受害。楊同志於是通過代表會、小組會等各種會議及個別談話，進行解釋教育，說明去年審幹中的缺點錯誤，宣佈有處理不適當的，將來整黨中要實事求是的重新處理，並以過年以後糾偏的事實，說明黨的政策。這樣，有的代表就解開了思想上的圪墶。以後，經過先進的代表去教育其他代表，啓發大家積極工作的情緒。最後，代表們都認爲：「羣衆既選起咱來，叫咱給大家辦事，咱就不能縮前退後」，「一齊做吧，做不了就學，做的不對了，就檢討和重來。」接着代表們又提出民主和紀律的問題，經過醞釀討論後，大家一致認爲土改前羣衆不敢說話，是怕說錯，幹部們往回碰，如今羣衆敢吵吵，有不同意見敢提出來，是羣衆覺悟提高了，敢說話是民主的表現，這是好現象。至於有些人開會不到，還要態度，有便宜他要佔，有事他不做，代表們一致認爲要訂下幾條紀律，誰不遵守，叫衆人評，叫衆人管他，這些毛病是可以治了的。這些問題解決後，各村代表又進行了分工，並且規定每人專門負責領導十戶八戶人家的生產。以後便把生產救災工作領導起來了。大磨溝代表張希小、郭飛雄等，白天耕地回來，就逐戶檢查自己組裏的種地情形。如石漢育、齊二成、任三小、齊五人，他們的地種不上，代表們就給解決牛犋，幫助種好，上以後還要到地裏檢查。圪垯子代表王二忙、賀玉除等，因村裏耕畜缺乏，就組織人拉犁，把村裏的兩個騾子（一個地主、一個貧農）也組織在拉犁小組裏，有限的兩邊騾子走當中，這一個組今年耕了六十垧地。圪垯男人們擔炭耕地，閒時就把婦女們組織起來捋紅砍柴。區代表郭飛雄在農忙時，利用歇晌和晚上的時間，跑到鄭村紅千嶺、圪垯子、上師子溝檢查與幫助生產。師子溝貧農李過兵，家裏三口人，有一個時期換不回糧食來，盡吃樹葉子，歇的不能勞動，郭飛雄同志跑到師子溝給他買了三小斗麥子，使他糴了餅種。紅千嶺齊三和老漢去年借炭苦重，今年沒吃的，齊三和的腳都腫了，代表陳三同志親自把齊三和的救濟糧從外村給他捎回來，使他沒有誤了生產。富舖溝代表吳俊娃有計劃的使用救濟糧，解決羣衆口糧困難。夏鋤以前有些人叫喊非解決口糧不行，他即給了解說：「日期還長，現在政府成立了炭站，靠撥炭自己賺的吃吧。村裏頭種遲莊禾的人家，將來口糧可要缺哩，不能只管眼前。」對這些提出分口糧的人，即給尋個營生，如跑運輸，或是打短等，叫用自己勞動來換。因爲他從長遠打算，有計劃的掌握救濟糧，用在最緊要的關口，所以他村裏人沒有餓殍，糧食沒有枉費。大磨溝張希小同志也是這樣，他村五十二戶人家，有十小石糧食，一直支持了一個多月，有計劃到最吃緊的日子才用。原先有些人說：「農會保存下糧，不給吃，硬叫往死餓呀！」但到五月下半月，給村裏羣衆比較普遍的解決了一次口糧，正解決在最吃緊的時候，分到糧的人才感動的說：「依上咱的心，早就完啊，現在不說吃糧，一定是個往起餓擱。人家代表實在計劃的好啊。」在代表們積極領導羣衆生產救災之下，全村沒有餓死一個人，差不多保持了去年的耕地（九個村子三百三十三戶人家，比去年只少種了一百零七垧地）。（陳良柱）

平魯鐘牌子等村

去年伏地收成高　今年更要大量扣

（新華社綏蒙訊）平魯二區鐘牌子行政村，現已押荒三百五十餘垧，還計劃押五百五十垧（每垧五畝）。該行政村去年押荒四百八十垧，這些地裏今年的莊稼長得面好，收成估計要比一般地裏高一倍。因此大家的押荒情緒很高。全行政村共有三百三十五戶人家，內中二百五十三戶有牛，共七十二犋；八十二戶沒牛犋的，他們有十七戶是用驢變牛工或出工資僱的耕。有六十五家是用人工變的押荒。每開一垧老荒換六個人工，開一垧荒換四個人工，歷一垧青換五個人工。韓斌、侯忠、李枝海等，除男人變工外，女人們也與養牛戶拔草，變的押荒地。一區張小村，因去冬分地中，把有些人翻過的伏地也抽出來分了，今年發動翻伏地時，大家便不積極，有的還怕今年冬天再分一遍地。八月三日，該村開了個村民大會，針對上述顧慮進行了解釋，並規定去年那些扣過伏荒，分地時分給了別人的，在今年徵公糧時，荒地免徵公糧的優待歸原開荒人。之後，人們對於扣荒地便熱心起來，全村共計劃扣一百垧，現在已扣過四十垧了。（張佩珍、江永濟）

崞嵐四區

加緊趕翻伏地

（崞嵐訊）四區各村農民大量趕翻伏荒，全區將按計劃完成三千垧。該區在夏鋤中進行了保牛工作，並開始在一部分村子發了土地證，農民反映說：「眼看土地是穩定呀，今年不翻幾垧地，明年生產就沒個底底。」入伏前各村在代表會領導下，較普遍的按戶訂了翻伏荒計劃和作了合牛的準備，七月廿三日普雨後，全區翻伏地即較普遍的開始了。高家會村由寨耕十八耕牛增到廿一犋，大義井行政村比春耕時增加了九犋牛一雙牛）。協家圪坨實發々四戶中農買回了四條半，馬鋪塔貧農王潤虎、王王妾七月初來經農會批准，實了分到的牛，受了貧農圖、農會批計後，貧農劉雙馬借給潤虎三十萬本將，農會又幫助物決丁些口糧，又將原牛奪回來，巳翻過三脈荒地。餘莊丁富農有明向六區草謀坪村他外父套保小租到一條牛，和本村中農王四合牛翻伏荒，黎元坪貧農世候丑從前向農會退分到的荒地，後該種農民通過發土地說，就不顧退了，並正進行翻地，大部他村非農民翻地情緒高謹，馬鋪塔貧農歡鎮成趕大明吃了早飯到五黑外的燕家第翻戰前的老荒地塔現以翻途十一垧。現在離伏荒有六、七天，各村正加緊趕翻，爭取完成計劃。（江礎）

平魯小甘莊

突遭雹災

（新華社綏蒙訊）八月二日午後二時，平魯小甘莊突降冰雹，大如鴿蛋，連降一小時許，直至三日早晨，田禾叢中尚有二寸多厚未融化的冰雹。該村共三百六十八垧（每垧五畝）的田禾中，即被打壞莜麥、蕎麥、糜黍、山藥等共一百七十一垧零一畝九分（內有劃個的一十一垧莞、蔓豆被水推漫了）。當地工作團幹部、代表會和農會馬上研究補救辦法：（一）組織全村男女勞動力，上地扶苗、掏穗及拾鋤。（二）將打壞的莊禾地以及其他小塊地，大量種上芥菜。此外，並應加緊扣伏荒、打草籽等，以彌補雹災的損失。（任平）

神府孟海富精心研究

提高熬硝技術

積極幫助別人熬硝

（神府訊）孟家溝孟海富精心研究，提高熬硝技術，並積極幫助隣村羣衆熬硝。今年吃野菜的時候，行署派郭維民等三同志到神府開展熬硝，孟海富幾天中就學會熬硝技術，即和他大哥孟海貴、隣家孟云旺合夥熬，從陰曆三月到五月內，熬出淨硝二百多斤，除了繳炭，淨賺穀米三大石多，解決了三家十五人的口糧。起先郭維民等說神府硝土不好，祇能出毛硝麵，經他精心研究，逐漸提高，熬成馬牙硝。可是這裏工商局同志過去沒收過硝，認不得好壞，以爲郭等是行手，一定比他熬得高。孟海富同志不爭價錢，耐心向和工商局同志研究試驗，幫助他們識別硝的好壞，證明神府的硝土硝性很強，火力很硬。夏天天熱，硝不好坐（澄），他研究出坐硝的辦法是往鍋水內加皮膠五錢，硝牙不大，另放入鍋內一點馬牙硝就大了。此外，孟海富同志熱心幫助隣村羣衆熬硝，離他村二十多里的沙峁頭村的李仁學了兩三天，回去熬的賣下二百多萬元。一次李仁熬的硝不坐，來信問他，他便跑去幫助。現在孟家溝、賀家川在他宣傳組織下，已組起八個熬硝組。他設計劃到陳家坪等村去推廣熬硝。（馮衛民）

黑峪口行政村群衆

自報繳納預借公糧

（興縣訊）黑峪口行政村預借公糧麥子已大部完成。在八月二日代表主任會議上提出預借公糧麥子的任務時，大家說：「爲了支援前綫，應當迅速完成。」到會幹部都自報自己借出的數目，碧村代表主任（新黨員）于候老代報了一斗（回村後又自動提高二升），任家灣老黨員任有德自報了一斗四升，其他到會幹部都接着報了。代表回村後，即勞動預借。黑峪口討論預借糧的會上，女代表（新黨員）尹撥勸說：「咱們分到了地，分到了窰，分到了糧食，吃水要不忘掏井人哩！」他自報了五升，老黨員劉鎖勸，家庭貧困，原來不計劃向他借，他卻搶先報了五升。小商人也報了一斗，他高興的說：「前方同志流血犧牲，咱們後方出幾顆麥子算得了什麼。」全行政村大都於五天至七天完成了預借任務，王家塔計劃預借兩大石五斗，現已收集起兩石一斗，中莊村兩石，已收起一石八斗。其他各村都正在集中。（李）

神池磠溝一帶疾病流行

政府派醫生趕往治療

（神池訊）二區南山磠溝一帶山林村莊，入伏以來疾病流行，區政府即聘請義井李清德醫生（中醫）前去診治，七八天時間，走過六個村子，診治了六十四個較重的病人。病狀：大部是腫症，嘔吐，水漿不入，小便不利；另一種是中了瘴氣，皮膚破爛，身上發癢，頭發暈，不思飲食。據李醫生談：腫症是因爲多吃了糠炒麵、菜樹皮等，影響腸胃消化，身體抵抗力減弱，容易受風濕，用茯苓導水湯加減治之。中了瘴毒的，可一般服用綠豆甘草煎湯即可。要是吃了狐食芽和狗且精中毒的，吃白菜漿水可以解毒。吃了山柳樹葉容易起火，應多喝綠豆水。多吃了大黃漿或大黃籽的涼性太大，應喝生姜水治之。（陳平）

崞嵐上棗村

王光林等代耕不負責　群衆開會進行批評

（崞嵐訊）四區上棗村檢查夏鋤時，發現王光林、趙根代耕不負責任，他倆給軍屬劉海兒代耕的兩垧糜子，至今還沒有鋤出頭遍。范四給軍屬王懷義代耕的兩垧糜子只鋤過一遍。該村羣衆會上，羣衆對他們進行了批評。貧農劉保大說：「咱們翻身憑的是軍隊在前方打仗，咱要把軍屬地鋤不好，可真是沒良心。」范四等當場承認了錯誤，要第二天就去給軍屬鋤草，到秋後如果因代耕不好打不下規定的產量，願意負責賠償。（高明、管廷功）

河府公盍梁村

七戶農民夥開油房

（河府訊）公盍梁行政村三凹七戶農民夥開辦起一座油房，共分五大股，有七個人參加，油大二師傅及趕油驢的均固定人負責，拉油驢的牲口由各家的牛輪流。每一個月結算工賬一次，短下工下月補足。預計光麻籽一項，每股每月可賺四百斤。從現在起做到明年正月，除開支外，六個月五股共可賺到麻籽一萬二千斤。（齊驊東）

保德扒樓溝農會委員

發動群衆種宿麥

下流磧二百垧宿麥地已全部翻過

（保德訊）扒樓溝行政村農會委員會討論發動羣衆種宿麥，首先根據縣政府、縣農會的指示及佈告，如去冬分配土地有不適當的，秋後需要修改時，不變動種宿麥的土地。該村羣衆去年因地權未穩定（正在分地），沒有種宿麥，造成今年宿麥種籽困難，會上決定發動羣衆用糧食向別的村羣衆及區政府存糧內調換。貧苦農民沒有糧食調換的，由工商局貸給該村的種籽內貸給。會後，各委員已分頭到各自然村發動羣衆種宿麥。劉家坡全村十六戶農民，有十戶準備種十三垧宿麥，麥地已翻過。楊家灣有廿三戶農民，準備種二十七垧，韓家塌有十九戶，每戶準備種二十四垧，平均每一戶種三垧。（孝）

（又訊）下流磧行政村今年宿麥一百六十八垧，去年每垧平均收成六斗五升，今年宿麥豐收，今年計劃增加四十一垧，全行政村共計劃種宿麥二百零九垧半。現麥地已全部翻過。（星朗）

勞動大會全體代表
擁護高崗陳雲的報告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第六次全國勞動大會全體代表於聽取高崗、陳雲兩同志報告後，在四、五兩日進行小組討論，六日至九日進行大會討論。討論中，中國勞動協會理事長朱學範、中國職工領袖李立三兩同志作了重要發言。全體代表一致熱烈表示擁護這兩個報告，完全同意中國職工運動當前的總任務——徹底推翻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在中國的統治，建設新民主主義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各代表紛紛以自己的切身經驗及各地生動事實，從各方面證明了這一總任務的正確。大會討論中，各代表的發言不斷引起熱烈的口號和掌聲。

在勞大全體大會上
李立三同志作重要發言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第六次勞動大會於九日討論高崗同志及陳雲同志的報告中，李立三同志就接收日僞和國民黨官僚資本企業後的企業改造問題，作了重要發言。內容計分四部分，摘要如下：一、如何啟發和提高工人羣衆的階級覺悟，使其瞭解從奴隸變成了企業主人翁的事實，而樹立起新的主人翁地位的勞動態度。二、如何團結和改造舊職員；如何改變他們輕視工人的思想意識和官僚主義的作風，以達到員工平等的，員工互助，共同負責提高生產的目的。三、如何改革舊管理制度而代之以新的民主的管理制度。對於生產組織制度應採取批判的接受而不應鄉擊變更。對於舊機構則應根據科學管理原則和實際的需要，加以適當的精簡，裁減不必要的人員，但要防止把機構弄得過於簡單。用手工業式的辦法來管理現代大企業，是不適宜的。四、關於改造的步驟和方法，改造是長期的過程，要防止急性病與保守主義的兩種偏向。立三同志在結語中特別指出，高崗同志和陳雲同志的報告應是這次大會的指導方針，和今後全國工人階級的奮鬥的綱領和目標。

朱學範代表勞協發言
痛斥蔣介石賣國獨裁
號召蔣區工人準備迎接解放軍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勞動大會在討論目前政治形勢與中國職工運動當前的任務時，朱學範代表中國勞動協會向大會發言。他首先向這次標誌中國工人階級團結勝利的大會祝賀，並指出這一勝利，是在毛主席的英明正確的領導下，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勝利發展的結果。

朱氏繼即痛斥國民黨蔣介石爲賣國集團及人民公敵。他說：全國人民八年抗戰，在中共的堅持與領導下，趕走了日本帝國主義；但國民黨反動派又引進了美國帝國主義來侵略中國。美國的軍隊、飛機、船舶可以在中國駐紮、自由飛行與行駛；美國的資本、商品可以在中國設廠開礦與傾銷；朱氏問道：「試問蔣介石許多賣國條約，不是拿中國主權送給美帝國主義是什麼？國民黨反動派不是賣國集團是什麼？」朱氏又稱：國民黨反動派發動內戰，鎮壓民主運動，殺害人民。以勞協爲例，他的機構被武裝接收了，勞協的會員有些被殺害和拘捕，幹部有的被通緝或被陷害。國民黨統治區工人組織全被國民黨的一批黨棍子、特務所把持操縱。國民黨統治區物價飛漲，工人在飢餓線上掙扎，工人爲生存爲自由而鬥爭，但國民黨反動派就用機關槍、手槍彈、刺刀來鎮壓他們。上海、漢口、重慶、天津等地工人領袖與工人被捕被殺的就有好幾千。他說：「試問蔣介石不是人民公敵是什麼？不是屠殺工人的劊子手是什麼？」

朱氏表示完全同意高崗、陳雲同志的報告，他說：「根據國民黨統治區工人鬥爭的經驗，證明高崗同志的政治報告和陳雲同志的中國職工運動當前任務的報告是正確的，是中國工人階級團結前進的勝利方向。我們國民黨統治區工人階級要用各種各樣的方式進行鬥爭，聚積力量，擴大隊伍，準備迎接人民解放軍。」

朱氏說：全國工人階級必須揭破接近失敗的美帝國主義所支持的國民黨反動集團所玩弄的一切「和平」陰謀，要徹底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在中國的反動統治。最後，他代表勞協擁護中共中央「五一」口號中關於「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並希望這一沒有反動派參加的新政協早日實現。

平津南京暑期留校學生
團結進行反迫害鬥爭
將採取集體坐牢行動，要求釋放被捕同學

（新華社華北十六日電）平、津、南京暑期留校學生團結一致，反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的迫害。據平、津報紙披露：國民黨當局正利用暑假學生的分散，在各地濫施逮捕迫害。七月間北平計有學生八人被捕，即朝陽大學法律系一年級李峻林五日被捕，東北大學土木系趙家棟九日被捕，清華徐芳信、朝陽丁治、師院許鏡十三日被捕，長白師院理化系一年級王立卜十九日被捕，師院教育系趙淑英、生物系周正西被捕（日期不詳）。其中徐芳信、丁治及王立三人已被解往法西斯的北平「特種刑事法庭」。在國民黨瘋狂迫害下，清華、師院、朝陽等校學生已分別成立營救委員會，進行請願、控訴及集體探監等行動，「華北、東北學生七五慘案聯合後援會」，更爲此於七月十八日致函北平警備司令部，要求釋放各被捕同學，否則即採取集體坐牢行動，準備實踐「一個被害，全體支援」的神聖誓言。華北、東北各院校並已發起集體坐牢簽名運動。天津北洋大學十八日晨被軍警搜查後，北洋、南開、冀工、河北女師四校學生即於當日聯合向天津警備司令部提出抗議，要求保證以後不再發生類似暴行。南京中央大學學生華彬清（政治系）、李成學（法律系）、李彭齡（電機系）三人於七月六日被捕後，該校學生自治會隨即發表公告，並組成營救委員會進行營救。遷往蘇州的河南大學先修班全體學生於七月中旬發表宣言，反對國民黨教育部強迫他們入夏令營受法西斯訓練。

平津國民黨當局
繼續迫害東北學生

（新華社華北十四日電）據天津大公報七月七日、八日及十八日披露：「七•五」慘案後，流落在平、津的東北學生，繼續在國民黨反動派的壓迫下，過着悲慘的日子，在天津，被收容入所謂「東北臨時中學」的一千八百餘學生，住在一所破爛的工廠裏，無桌無椅，席地而臥，既無教員，更不上課。而國民黨復按步兵編制，將這些學生實行軍事管理；該校自治會已被解散。七月中旬抵達天津的另一批學生，因「臨中」收容不下，僅由國民黨市府每日發給兩個窩窩頭。在北平已有學生兩人發瘋。住在北平廣化寺內的錦州大學先修班學生劉文生，於七月中旬將身邊所有物品變賣一空後，即在院子裏亂跑亂跳，高喊：「黑暗！黑暗！」「民主！民主！」達兩小時，同學扶他進屋內休息，但不久又狂呼起來。七月十六日送入神精病院時，因缺乏舖保及醫藥費而被拒絕收容。另一東北學生吳英，亦因深受刺激而神經錯亂。在「七•五」中彈受傷死在北平醫院的許國昌、李鍋、卜洪勛三人，因無人出錢買棺材，在炎熱天氣中停屍三日未殮。

京滬鐵路沿綫城市
工商界紛起抗捐抗稅
江西萍鄉爆發搶米暴動

（新華社華東十六日電）據滬「時與文」雜誌三卷十二期披露：南京到上海鐵路沿綫各城市工商界紛起反抗國民黨日益加重的苛捐雜稅稱：無錫米糧業爲抗議國民黨徵收所謂「行商一時所得稅」（按貨值抽百分之二十，即一石米要徵二斗）的高稅率，於六月六日罷市一天，糧商千餘人並舉行集會，商討對策。與此同時，蘇州和常州工商界亦有反抗增稅的行動。至六月九日，各該地工商界並聯合鎮江商會一起向國民黨行政院請願抗議，但毫無結果。六月十七日各該縣工商界再度聯合抗爭，同日全國糧食業聯合會亦推派代表赴南京請願，仍無結果。按無錫工商界此項抗稅行動，早於去年十二月底開始，今年二月並因反對稅局強迫查賬而舉行罷工罷市，至五月二十一日因稅吏竟強制實行查賬，會發生衝突。該縣國民黨參議會副議長朱文沅亦承認國民黨捐稅的繁重，他說：「五月一個月，單貨物稅一項即有一千八百多億元，平均每天要攤六十多億元，但無錫工商業早陷於半停頓狀態，城鄉人民十室九空。」

（新華社華北十三日電）據天津大公報七月十六日訊：浙贛鐵路綫上贛湘交界處之重要產煤城市萍鄉，近因物價狂漲，爆發飢餓羣衆搶米的暴動。六月二十九日，該市內西大街黃林記米號被搶，所有白米已被搶光，連棧上待碾存穀也搶去二十多石。搶風迅速擴展到其他米店，國民黨警局派出大批警察，實行鎮壓，當場有搶米羣衆數人被捕。大批飢餓羣衆遂憤而轉至國民黨縣府門前請願抗議。另批飢民又至北正街元盛生、協勝兩米號及順和碾米廠要求平價購米，再度發生騷動暴起。

簡訊

據天津報紙消息：遼南旅平同學會，包括北大、清華等十一院校遼籍學生，於七月十八日發出快郵代電，控訴國民黨反動派在瀋大、南青打死、打傷學生一百五十餘人的血腥罪行，要求釋放被捕同學，嚴懲主兇。

勞大代表反映解放區工人動態——
堅苦奮鬥，克服困難
積極生產，支援戰爭

（新華社東北十六日電）勞大各解放區代表於小組和大會討論高崗、陳雲兩同志報告時，都反映出已成爲國家主人翁的解放區工人階級，正在爲支援戰爭而克服種種困難，積極生產。晉冀魯豫代表說：太行工人爲了支援劉鄧南下大軍，曾發動了一次大規模的立功運動，被服工人平均超過任務百分之七十以上，最高者超過百分之一百廿。著名的軍工部勞動英雄甄榮典在增進生產上創造出驚人的紀錄。外號飛毛腿的郵工侯米龍，身背一百斤重的郵包，每天翻山越嶺走一百六十餘里。東北某地工人，在零下三十幾度的天氣裏跳下水去修理機器。東北鐵路代表團李明哲說：兩年多來，我們已使東北將近一萬公里的鐵路暢通無阻，保證了前綫一切軍需兵員的運輸。東北煤礦代表楊長春說：東北各礦有五百九十六個礦工被提拔爲礦山的行政幹部，有七百四十三個礦工被選爲工會幹部。煤的生產比僞滿統治時曾提高一倍，有的提高了兩倍至三倍。晉察冀代表說：該區職工們在戰爭頻繁的環境中，使軍工生產在兩年中就擴大了數十倍。北票礦山工人於去年北票解放時，自動組織起來，保護機器，迎接解放軍，在四小時中就恢復了送電。陝甘寧代表說：工人在胡匪進攻中，埋藏機器，轉運物資，很多工人參加游擊隊，配合作戰，獲得很大成績。解放區工人更以他在國民黨統治下和在解放區作工時兩種不同的切身經驗，說明只有團結在共產黨毛主席的旗幟下，才有出路。他號召解放區工人努力提高生產，支援戰爭，打倒國民黨反動統治，爭取全國工人和全國人民的徹底解放。華東代表說：隴海鐵路工人爲使敵人交通命脈完全癱瘓，白天在敵人強迫下修建鐵路，晚間就又爬起配合解放軍拆毀。對於解放區工人已成爲國家的主人這一點，東北代表團張際春舉了一個生動的事例。他說：美軍吉普車在青島壓死洋車夫蔡明成，結果無人過問。可是同樣的美國人軍車，去年在煙台解放期間壓死洋車夫楊錦奎時，就引起了全市工人的抗議，結果美國人不得不爲死者扶靈，並撫卹死者家屬。晉察冀代表團張立之說：石家莊工人都已明確的認識了國民黨反動派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公敵，因此積極生產，支援戰爭。如紗廠工人過去十二小時擔四十車，現在八小時就能擔四十二車了。

爲了進一步提高生產，爭取解放戰爭早日勝利，各代表對公營企業的經營管理、勞資關係等問題，討論極爲熱烈詳盡。在公營企業的經營管理上，各代表以張家口解放期間的情形爲例，檢討了工資中的平均主義、偏高工資和根據政治條件評工資等偏向。在最高工資由八十斤米一直提高到七百廿斤，結果無法支持。對失業工人不是設法組織其生產，而是單純救濟，甚至每人救濟金超過了在業工人工資。這些實際上對工業是起了破壞作用，今後要很好糾正。晉冀魯豫代表提出，太行各廠由於初步摸索了企業化的生產組織，實行了經濟核算和按件包工全面組織，工資制實行以後熱情大爲提高，增加了產量，提高了質量，並減低了成本。工廠非生產人員也由平均百分之廿五減少爲百分之十。在對私營企業上，哈爾濱市代表張繼植檢討過去曾發生過高分紅偏向，後經糾正；並經過對職工的說服教育，才自動的糾正了偏向，使生產得到發展；並建立了新的勞動紀律。從三月中旬到六月底，哈市就增加了工廠商店共三千七百四十三家，其中工業就佔了二千九百一十七家，就業職員、工人和店員較前共增加兩萬六千四百餘人。半年來哈市共有四萬四千餘失業職工就業。爲進一步改進工運，張繼植提出：（一）加強國營和公營企業中的工運工作，職工學習業務管理知識，反對與克服官僚主義的領導作風，加強與推廣工廠管理委員會組織。（二）實行多勞多得的合理原則，以實現交易中等級工資制。（三）在私營企業中，繼續貫徹民主政府「發展生產，勞資兩利」的政策，及聯合與改良的方針。（四）鞏固與擴大個體勞動者的生產合作組織，獎勵合作生產管理幹部。（五）加強工人福利事業，組織工人消費合作社，舉辦各種工人教育，舉辦醫院、醫藥合作社。此外還要提高幹部，轉變作風，依靠與發揚工人的組織性與覺悟性，把高崗、陳雲同志的報告精神真正貫徹到生產中去。

汾陽解放前後（一）

芸生

七月十一日閻匪七十師殘部自汾陽城實行潰退的一天，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汾陽十餘萬人民從閻匪的摧殘迫害下、從飢餓、疾病和死亡的痛苦中解放了。現在，當回想起已往那些黑暗的日子，仍令人傷心揮淚。……

兵役和苦役

閻匪統治下的汾陽平川，流行着兩大「疫症」，即抓丁和做工事，老百姓稱為「兵疫」和「苦役」。閻匪為達到其抽丁搶糧目的，實行了「兵農合一」，三個農民編為一小組，兩個國民兵種地納糧，一個常備兵入營當兵，後來由三人編一組改為六人一組，名意上是六人抽一丁，實際上除了一個常備兵，還有一名預備兵，兩人同時入營，另外又有一名補充兵，只要閻匪認為有壯丁逃跑時，便要補充兵去頂替。除「兵農編組」外，還有所謂「兵商組」、「兵工組」、「兵礦組」、「兵運組」、「兵林組」、「兵役組」等名目。閻匪除抽丁之外，並以澄清隱齡瞞丁為藉口，瘋狂地進行抓丁，崇頭村二十二個青壯年，除十人逃亡在外，留在村內的十二個青年全被抓去當兵。仁岩白有長的一個姑表兄弟才十四歲，在本村上小學，當仁岩敵人逃跑時便把他捉走了，白有長的姨母，一想起自己的兒子便雙眼掉淚。由於閻匪不顧人民死活瘋狂地進行抓丁，到處發生了抓丁的悲劇。盤曾村今年春天，在一天內就有四個人被迫投井自殺，仁岩王守功老漢，兒子於去年十月廿五日被閻匪鄉村人員捉走當了兵以後，全家六口人賴以維持生活的一畝水地，也被劃分走了，王老漢便於今年三月間氣死，丟下女人、媳婦和兩個小孩，吞嚥糠菜的過日子。

除了兵役以外，汾陽的老百姓最感到頭痛的就是做工事。每天被強迫做苦役的老百姓在二三千人以上。今年四月間，汾陽平川的老百姓吃糠吞草，閻匪還強徵了一千多個民工到介休打石頭修飛機場，許多人餓着肚子去空着肚子回來，病死和餓死的人很多。做工事還稱苦役，連婦女、小孩、學生、教員、商人均不能倖免。汾陽城內銘義、汾中、簡易師範等學校教職員和學生，閻匪強迫每人挖城壕一公尺五長，深寬各六公尺。仁岩村的婦女每天要往城墻上搬五十個磚，交五筐碎石頭，小孩子們交兩筐碎石頭，搬三十個磚，石頭交不夠磚頭搬不完，那些監工的閻匪鄉村人員就不讓小孩子們回家吃飯。盤曾商人劉某的兒子被強迫連續作了七八天工以後，就吐了血。有些婦女們作工去的遲了，閻匪鄉村人員便罰她們跪在自己打下的碎石頭上，頭上還頂一塊磚，老百姓流傳着一首歌謠：「河邊拾石頭，磨爛手指頭，去遲了頂磚頭，跌下來換比斗。」充分說明了汾陽平川的老百姓被閻匪強迫做工事的苦楚。仁岩，艾子村的小孩子們，當勾子軍強迫他們去打石頭時，他們一面做工，一面唱：「勾子散，石頭爛。」他們對閻匪是如何的痛恨啊！

繁重的負擔

閻匪「兵農合一」統治下，農民的負担是無法精確加以統計的。我問過許多農民：「你們每年負担多少？」他們總是搖搖頭說：「咱們記也記不清了。」閻匪的負担名目花樣百新，不下三四十種之多，有所謂「正糧」「附加」「代購」「軍購」「預備」「購換」「大包圍糧」「優待糧」「轉差糧」「救濟糧」「積穀糧」「購槍糧」「護丁糧」「調劑糧」「分敵糧」「換購糧」「縣閭支」「區閭支」、「鄉閭支」「村閭支」等等（按：以上所謂「購」就是搶，所謂「借」是有借不還，所謂「換」是以低價的火柴、紙煙、布疋強迫老百姓交出糧食，所謂「大包圍糧」，是以八路軍來了，你們要到城裏去，用欺騙和強迫手段要老百姓送一部份糧到城內，（毫無代價的給了閻匪）。除此以外還有無名目的各種開支，今天派上二斤，明天派三斤，沒有[illegible]鹽，匪[illegible]的老百姓喘不過氣來。為了出負担，農民把牲畜、農具、衣服、被子、木器和磁器傢具，幾乎全部拍賣一空，甚至有人把井裏絞水用的繩子都賣了的。

仁岩白有長兄弟，全家七口人，十三畝旱地被劃分走了，全家共出負担小麥四石五斗八升，花料一石四斗三，米麵高粱等五十斤，另外閻匪鄉村人員又以「慰勞」名義，將他家裏的大小豬六口全拿走，又將埋藏地下的一石高粱刨出搶走。而凡是交納不完糧款的人便要遭受各種打罵和迫害，小相村被閻匪用紅火柱燙死的人一百多個。

官道村的破落

出汾陽城沿太汾公路朝東北走三十里地，有一個三十戶人家的小村莊，房子有一大半倒塌了，齊人高的蒿草一直從村外長到村內，這就是官道村。因它過去曾經是一個很熱鬧很富足的村莊，周圍的老百姓給它起了個名字叫「小北京」。

十一年前，黃河西岸的老百姓於每年秋天，趕着成千成萬的牛羊到這裏販賣，當時到官道村來買牲口的人近至文水、孝義、平遙、介休、交城等縣，遠至北平、天津、太原。

自一九三八年開始，連續不斷的災難便降落到這小小村莊內。當日寇進佔汾陽時，閻匪十九軍不發一槍即倉惶逃跑，途經官道時並大肆搶劫，全村的二十九頭牲口都被拉走，日寇來了，又燒了三四十間房子，從此以後，四路的牛羊再不過這邊來，官道村開始慢慢的衰落。

最大的災難還是最近三兩年來的事。自閻匪實行了「兵農合一」，即對老百姓兇狠惡地進行了搶糧和抓丁，官道離仁岩敵據點僅三里地，受害更多。匪徒們一出仁岩便到官道，不是派做就是索要東西，張口罵，伸手打，去年夏收後，閻匪除在村裏大肆搜刮糧食，又強徵七百石糧和三百兩大煙，老百姓因無法交納，有十七個人被閻匪扣到艾子村拷打，大家免強一應承後，回了村，晚間秘密的開了一次會，大家掛着一臉愁容，每個人心在跳動着，怎麼辦呢？於是得出結論：只有逃跑才是活路。大家把不能帶走的糧食埋了，就在當晚全村集體逃亡了。

去年八九月間，仁岩閻匪在我地方兵團打擊下，從仁岩撤退至義安，逃亡在外的官道村老百姓便都回了村，當他們踏進自己的家門時，有許多人看見房子門窗已經被閻匪拆去修了工事，糧食被搶走，不覺痛心的嚎啕大哭起來，他們收起眼淚急急忙忙趕的種了一點麥子，但不到一月，閻匪六十六師從平遙駐紮到仁岩，官道村的老百姓又開始了逃亡。他們跑出去幾天，因離秋收近又返回來，住上幾天覺得自己的性命毫無保障又害怕得跑出去了。到今年春天，全村養的二三百隻羊，因受閻匪兩年來不斷的搶掠全部丟光了，三十七戶人家因貧困交迫絕了七戶，人口由十一年前的一百四十四人銳減為一百零六人。並在一個黑夜閻匪大包圍了村子，全村十六個青年人被捉去兩個，其餘僥倖逃脫，留在家裏的老年人誰也沒心動鋤地了，於是全村土地被荒蕪着。

當仁岩閻匪在六月二十日前尚未逃跑時，全村只種了三畝半秋田，荒蕪土地五百九十七畝半，佔全村土地百分之七十五。

飢餓、疾病與死亡

汾陽平川人民在閻匪兩年的統治期間，成千成萬地走向死亡。這是閻匪一手造成的深重災難。

當匪徒們每到一村，老百姓幾乎全部逃光，他們急急忙忙的跑過闊的田野，跑過傾斜的山坡，一直跑到解放區的大黑山上躲藏起來。半途中許多人跑得吐了血，大部份人跑得氣喘吁吁，渾身大汗。黑夜，逃難的人便露宿深山曠野中，受着寒冷的西北風底襲擊，當閻匪走後，他們拖着疲乏的身體回到家裏時，十個人便有九個病倒了。傷寒症開始蔓延起來，由幾百個人到幾千人，由幾千到幾萬。病人因買不起藥，只好靜靜的躺在炕上等待着死亡的一天。我們走過的村莊，經常聽到人們的哭泣聲，它像一把刀在刺着我的心。

除了傷寒病之外，汾陽平川的老百姓時刻受着飢餓的威脅。今年春天百分之九十的人被迫嚥糠吞菜，近離城郊的村莊，每天至少有二三千人到水邊挖地梨。採摘野菜已經成為人們每天唯一的勞作，男、女、小孩成羣結隊的走向野地裏，摘完一種野菜，又開始摘另一種，吃過的野菜有地梨、地芥、香蒿、苟苟、苜蓿、甜菜、苦菜、柳芽、榆錢、茵蔯、甘狗翅、蒲公英、掃帚、茴條、羊耳朵……二三十種之多。許多人因吃野菜吃得久了，全身浮腫，挖野草的人常常餓倒野地裏回不了家。

由於疾病和飢餓死去的人多得無法計算。僅四區平川羅城、大小相、上下協、盤曾、官道、辛莊等十三個村的統計，今年上半年病餓而死的六百八十多人。

閻匪的恐怖政策

為了鎮壓汾陽平川的人民，閻匪豢養了大批走狗爪牙，成為屠殺陷害人民的劊子手，壓榨人民的吸血蟲。縣、區、鄉、村、閭均有閻匪三人小組的組織，小組長由縣長、區長、鄉長、村長、閭長分別担任，三人小組有生殺予奪之權，老百姓流傳着一首歌謠：「「兵農合一」聚寶盆，每村裝個毛鬼神，揹着口袋奪着行。到了老百姓家裏，搬到櫃子扎嗎藥，誰要口裏說個什，報告鄉村打一頓。」

今年二月份內汾陽閻匪以「假裝」或「通匪」（對我軍之誣稱）等莫須有罪名而加以逮捕、扣押、拷問和槍殺的共六千三百二十九人。閻匪並不以此為滿足，自去年冬天開始，又在汾陽各村對人民普遍的進行了所謂「三自傳訓」和「自白轉生」慘絕人寰的屠殺恐怖政策。

在每次「自白轉生」大會上，閻匪總要當場打死幾個老百姓，往死打人時，閻匪鄉村便發給每人一條木棍，強迫老百姓打，把人打死後，閻匪鄉村人員說：「人是你們提的，打人的也是你們。」企圖用借刀殺人的辦法引起人民互相間的不信任和仇恨。有些在「自白轉生」後，用針在他們額上挑上「民衛軍」三字。

婦女們參加「三自傳訓」時，幾乎盡被閻匪鄉村人員姦汚以至霸佔，在南垣和南垣寨一帶，流行一種歌謠：「閻匪鄉村壞良心，明裏轉生，暗裏姦淫。」南垣村人陳某女人，背堆鎮商人閻某的大閨女，被閻匪霸到據點傳訓後，再沒放回去，今年五月竟在[illegible]內生下小孩。

閻匪的「三自傳訓」「自白轉生」迫得許多老百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最後還是偷的回家投了井或懸樑自盡。汾陽城窮門街中心小學教員李成閣，工人劉成順女人，民，閻匪強迫她們承認給八路軍作過事，送過情報，她們跑回家後投了水井。經閻匪「自白轉生」亂棍打死的人非常之多。在義安一眼井內就填滿了二三十具死屍。據閻匪某一秘密文件中自供：全汾陽第二期「自白轉生」內至一月十八日止，共打死九百六十四人，其中暗殺的一百六十二人。（未完待續）

解放軍把他送回來了！

一羣人在縣政府大門口，圍看着睡在担架上的一個身着黃色軍衣的人，他眼淚汪汪地向人們哭訴着閻匪的罪行：

「閻錫山把我害苦了！就在汾陽頑軍逃走的那天下午，我得了病，頭昏身軟，突然來了一架飛機，丟下一些東西來，上燈時候，全城的隊伍忙成一團，慌亂的在滿街跑着，聽人們說：要逃走了。

「我住的門，忽然被踢開了，狗日的連長指導員走進來，氣兇兇地叫我：『走不走了』我說：『走不動。』『哼！你走不動，今天黑夜要出發，你偏偏地下午就得了病，盡是偽裝，想跟八路去，揭露了你！』那狗日的指導員怒恨恨地喊着。那狗日連長舉起一口日本洋刀說：『好！他想去了?！砍上一隻手，讓他跟八路去！』嚇的我再三哀告，也不行，一隻手被砍下了！哎呀，疼死人了！當下就昏迷過去。一會醒來，他們已逃跑了，我嚎，疼死也沒人管。我忍痛走到衛生院（地方上的）止住血，又回到我住的地方。

「解放軍進去後，把我送到醫院，上了藥，包紮起來，給了我十兩的十張糧票，派民夫把我送回家裏來了。」

看的人們臉上浮現着可憐和憤怒的神氣。背後兩個老漢說：「呀！閻錫山好殘忍呀！」

他繼續說道：「我叫劉兒功，今年二十一歲，中陽三交人。七歲上父母都死了，只剩我一人，在外婆家吃喝受苦，三十四年「兵農合一」編組，抽到軍上，早就想往回跑，不敢回來。」

大家問到這次汾中閻匪吃敗仗的情形時，他說：「一天沖鋒子彈，每人發的十兩，餓的瞪眉瞪眼，渾身發軟，也不敢說餓。誰還有什心勁打仗呢？有些知己老鄉，偷的告訴：「八路軍早些來吧！交了槍還能吃一頓飽飯。」這些話如果被當官的聽見，就用亂棍打死，刺刀串死。照這樣，當兵的不願給他打仗，他還能不敗?!」

最後，他哭着說：「我不願回去：我沒有家了！」大家安慰了他一陣，民主政府即把他轉給到分區安置去了。

七、二十六於中陽

力彬　姜克

啟事

張明儒、張軍同志：請示通訊地址，以便寄上稿費。

副刊部